



明文海卷二百五十三

餘姚黃宗羲編輯

序四十四

文集

李翰林集

徐燠

李太白姑孰十詠東坡怪其語淺不類太白孫遜邈子思以為李赤之詩且謂赤詩止此而以太白自比則其心疾已久矣豈廁鬼之罪哉今觀十詠体格聲調無可指摘且中多佳句如波翻曉霞影岸疊春山色又小女棹

輕舟歌聲逐流水又竹裏無人聲地中虛月白又石甃
冷蒼苔寒泉湛孤月又翠色落波深虛聲帶寒早又岸
映松色寒石分浪花碎此非太白不能辨也藉令果出
赤手亦自可傳何至詆為病狂喪心之語俗儒吠聲一
至于此愚又謂唐人訛諷時事多託為寓言如李赤河
間婦亦烏有先生之類耳以為實有其人似亦憤之蘓東坡
謂李太白集中笑矣乎悲來乎及贈懷素草書數詩決
非太白作為唐宋五代貫休齊己輩詩此蘓公望太白
過高非真知太白者太白豪宕歌行中率易之句時見
筆端不獨此數詩也又謂太白或有妄庸假託子美新
無偽誣此亦尊杜之過非確論也後世學杜者衆矣豈
無一篇相肖禱于集中而莫辨者耶

讀弇州山人集 徐應雷

所謂山人者必有名山不朽之業若弇州山人是真山
人先朝孫一元自號太白山人其標韻高絕是真山人
其有位無位勿論也嘗聞有布衣投詩于弇州公自稱
山人弇州公批其詩尾曰此曹何所長而稱山人耶山
人之不易稱如此今人大憤以軒冕為青雲之士以

布衣為山人于是公卿錄不能望齊景公魯季氏之萬一並曰青雲之士布衣扶詩文奔走公卿之門並曰山人庸知巢由故青雲之士而弇州公尚書可稱山人哉今之稱山人者大都號能詩文若書若畫嘗試語之曰本朝為山人者曰李山人夢陽何山人景明徐山人禎卿李山人攀龍宗山人臣王山人世貞祝山人允明王山人龍文山人徵明沈山人周唐山人寅如是而已

祝篁溪先生集序

張萬

我朝人物盛而制度從簡其開國風氣寬大而人多自

立之槩故其文章皆淡然能暢言其理而不以摹擬雕飾為工如劉青田宋學士王待制諸家是也嗣後東里平實長沙博大遂為國朝文章正体夫菽米真飽而玄尊之餘味也多奚饕餮海錯而侈醕飲哉余故常謂我朝自有文章得二百年風氣之正者此也獻吉仲默出而不肯道咸陽西京以下隻語雖其鑪錘過於先輩然即令逼真亦咸陽西京之文而豈我朝之文耶嗣後吳會歷下騁其思力或博而無歸或巧而多拾蓋余甚傷之夫一代風氣繫乎文章作者不能為主持風氣之人而

強以前代之煨燼作盛明之鼓吹何其無特操與自余
在館下思一攷先進誣述擇其寬博平實者輯而論之
以存國家文章之正同年祝民部孟型示余王父篁溪
公集余讀之簡而法澹而旨溫厚而嚴密質而澤於理
盛矣哉先進之遺乎蓋篁溪公當康永二陵間去東里
長沙未遠不惑亂於摹擬之陋而以作者自任其所得
于開國之風氣者獨多余亟歎其為真國朝之文也先
輩作者以文章為經國大業厚於自待而言必信于心
無好奇之念而有特立之趣故文成而國家賴之後之

作者欲遠步前代古人其意象耳目盡為驅使肖之同
於優孟不肯竟為画蛇即其誇詡以為逼真而吾且嗤
其為前人之臣僕此亦何關於國家盛衰之數哉余讀
篁溪集而滋感也篁溪公筮仕至請老無日不娛於詩
文其為尚書禮部郎暨叅藩閩浙晉粵大方伯所至輒
有名節樹立交其名人而感事觸物畢見于文章詩歌
今民部所藏集數種寓浙稿其一也篁溪之自立不盡
於文章於文章亦可以見矣誦其詩讀其書吾又論其
世也

明文海 卷一百五十三
維摩室選文引語 張鷟

往在洪武中江右御史大夫嚴公以直言忤上旨黥而論戍晚歲遇赦還鄉監使者行其部公族見毡帽布袍而面文不除使者意輕之戲曰老年人犯何科條而辱刑餘至此公對曰老朽三十年前曾筦西臺篆因獲罪皇祖乃遭黥謫耳因指歎曰當皇祖天縱神聖羣臣立朝叵測鮮克令終只此黥文著面正未易得狗馬餘生獲此幸矣敢忘所報使者悚然曰公意云何曰訓定敦睦率先子弟令里中多善人老臣死且不朽乎使者俯

首慚謝至今吳門先賢誌中載為美談余以上疏忤天子意因傳內旨摘其奏對失慎追罷為民是時同朝皆顯臣名碩耆年先輩而追往論存爵奪五官孤臣以書生妄言蒙上恩賜放之力田丁徭之間置之社飲祭酒之列平巾深衣山棲館飽食終日其何以報自惟早年奏天子筆札橫經細旃之上造士橋門之席以文史師儒為戢事夫翼王教正人心令學士一洗其詖淫邪遁之習而明於聖賢大道之所歸以不失先王蓄材教士之意此放臣所謂以衰齡答聖明也南宮牘三年一出

文心日巧文局日變靈氣無盡初獲故多新聲濫觴躍
冶間有少年喜新奇而薄風雅趨詭異以競浮華效慕
失真漸以濫放夫先資之道信心而言不敢以中之所
疑者欺君父獨見其是而守其所見不肖隨聲附和撫
拾人餘富貴可剽而寸心難昧口吻可借而面目有真
丈夫一心精白守誠深堅持立門墻奚堪寄託明此大
義乃為至文起氣運之衰轉風教之軸其于裨益夫豈
淺鮮維摩室居士示疾之地也問疾者履滿問藝者座
滿延見弗及謝絕不能假此因緣廣為宣示乃摘各房

刻稿義取獨病理必拔新得文千餘首為諸弟子琅
披誦之四座風生羣賢意滿蓋文章之道無勦襲而性
命真不鈎棘而徽繩貫就中刪剔以詔羣蒙夫逸味而
進七箸則飢兒不傷於彘頤標影而定軌塗則盲眼不
入於冥路令學士鮮傲倖之心而朝廷收真才之用其
亦先輩所以教黨正而報天子者乎夫居士文室間不
能為八萬四千獅子座以坐諸君子其神通不及維摩
遠甚幸有千餘篇可坐而誦也他日好事者補西湖一
段問疾公案其在斯乎江湖初上籬菊試花口吟手批

典松風竹響相應和每讀至解頤處令病公不覺矍然而起則有門人顧霖調氏錢孟玉氏稱為上首云

俞仲蔚先生集序

顧紹芳

仲蔚俞先生卒之三年而其友歛人程于行氏為捐索行其集而廷尉王先生序之廷尉名文章大家而習俞先生其所揚扆文義及稱引俞先生隱德至詳覈矣世謂俞先生附青雲而益顯意若推功廷尉以為其推轂之力居多要之廷尉公初以詩定交俞先生而又生平好揚人善其推轂于諸公間固當假令廷尉公阿私俞

先生以為名高無論非廷尉公指即俞先生弗屑也今俞先生言及當世布衣之業具在可攷鏡已蓋明興詞人之業蠶起漂涌然大抵出於搢紳之徒而布衣窮巷之士往々十不得一此無異故士方窮時咀藜藿褐不厭死而已者曾我何人是故飢寒憔悴頽首而從干謁其于詞特推標希合以自附于風騷之致以成其遊道而其著者僅亦馮負小材陵轢頓挫爭為名高以鯖五侯而已此于不朽之業奚當焉而耳觀者猶傳之然而士不虛得名不虛附當其身或勢激相重以夸詡得声

而百年之後形影銷滅同腐草木計無復之矣廼俞先生跡不能一塵之外游不能千里之外蓬蒿自擁婆娑乎圖史即達官貴人郡國守相傳響而求先生先生聊一應泊如也豈典夫儼巧机辨趨時混俗游大人以成名者同乎哉然俞先生頌以是得顯精覃思成一家言語不必規時好声不必諧里耳若詭若匿以自致於不朽之域驟而讀其集泓渟奧衍蒼然其色非今世入也其素所蓄積豈偶然也哉昔永叔論聖俞之詩以為窮而後工聖俞窮矣然嘗仕于朝至七品官有祿秩以贍

其妻子方諸永叔窮矣以視俞先生不猶泰乎俞先生以窮故工以固窮故比老而其窮不衰而其工亦日以益甚廷尉公盛稱俞先生之文詞而推本其隱德夫俞先生之隱德固其所以昌于詞者也其衰然為當世布衣之傑復何疑俞先生有子伯安以瞽廢然能亟圖其親不朽而屬余翻廷尉公言諸末簡余縱有所論述亦安能出廷尉公意表念當俞先生時家大人最厚善惟紹芳亦得以通家子數過從先生折行而進之不可以謂不知先生于是卒申廷尉公之指為序其所以俾聞

巷之士欲砥行立名者庶有興焉

兵部集跋 吳國琦

琦少自趨庭聞予先大夫之德之功莫可殫述長每去白楊里其中有名山如浮丘白雲予懷亦不戀獨喜尋故老談予先世事如先大夫其遺事之最鉅者亦不能殫述惟聞一二細行似聞鄉黨曲礼及文公小學諸篇覺予一飲食一冠裳舉趾都若與古人相似斯時放心能不頓歛曾聞為部郎省親一村隣見招其人倚門望車馬日午不至遂呼諸戚友往請至中途遙望一人著

唐巾葛衫坐小松下側耳似聞田水活二声而手持一帙旁一小青衣持雨具侍立視聽不敢苟即而視之乃先大夫持家才老韻經索句也曾聞補弟子員奠先人歸夜值雷雨大作無可趨避見茂林有棲居甚近就之為某故人家是夜直危坐其門外達旦策蹇驢去侍兒問之厲声曰奈何暮夜以祀事煩知已起居耶曾聞里先達某砥礪好修適有訟田一細事乃恐為盛德累遂上書規之自署為首陽山人走一癡僕投其門即去其先達笑曰首陽山人非吳某其誰耶不意今日再見古

人事乃寢大凡此等細行真非筆墨所能縷記故相人
謠曰吳某何唐張處士安貧樂道不求人何唐者與先
大夫同舉進士張處士逸其名夫以縉紳先生與田夫
樵牧分安貧樂道之座異矣異矣嘗記先君子執是集
手訂之訓予曰是所以大過人者汝知之乎詩人自有
本色以其本色為陶潛杜甫一流人也汝輩養心寡欲
深思熟味之事父事君何患不登三百篇堂奧也因重
梓一過令兒子兼熟讀深求之及取筆墨記予所聞一
二遺事于末簡并以備誌之未及云

何文毅公全集序

張慎言

當代名相之業者著于楚石首楊文定值締建之初補
天浴日策勲亡兩於時文章尚宋廬陵氏號臺閣體舉
世嚮風其後權散而不收學士大夫各挾所長奔命辭
苑至長沙李文正出倡明其學權復歸於臺閣蓋起衰
救弊之功往々百餘年而僅遇其人不憂々乎難之哉
江陵張文忠又變博大為適鍊吞雲夢而撼岳陽則經
濟實相因也文人矜習於言詞事乃無當漢東之國隨
為大何文毅公應運而興受神祖知遇承命著作之庭

摘藻如林公代言補牘春容剴切歷佐宗伯寢謀淮南
神祖留公以貽先廟類先朝之貽楊文定迨正揆席煬
灶伏莽又李文正之厄會也批大卻蕪大竅識机歸潔
尋有鉤党甘露之變疇能挽之嗟乎公之所就大矣名
相以納諫進賢為第一格天之德彙茹之征皇三偉
正堂唯公有焉雕虫小技揚子雲獨羞之矧名相
如我公詎僅三絜長較大于操滌之間乎雖然日月经
天光彩常鮮文犹日也謨訓以之三代而下標体又繁
宏裁鉅製如燕許之稱于唐范富之名于宋固自不乏

如公崛起南服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倍光囊詰恢
度如文定而加其亮達變如文正而高其潔鎮重如文
忠而善其藏蓋合楚相之賢凡數家止以逾公即合楚
相之文凡數變誰則蔑喻而往哉楚人善怨屈大夫以
騷聖今讀公集非六藝之言不道間獵西藏汲冢東西
京而下一裁之以灑氣玄識波恬味腴終歸醇雅則臺
閣之文實我公再造也昔人有言君以此始必以此終
雅文始于楚得公而終之才冠冕寰宇凌壓來禩而予
猶沾三焉稱楚不置奈何夫文章經國大業公楚人也

而為楚重如唐之昌黎宋之眉山各崇地望尔公孫一
公來贊部事手梓是集問序于余亦言其才之所從
著者而已

王文肅公文草序 何宗彥

夫館閣文章之府也其職顯故其辭裁辨其制嚴故不
敢自放于規矩繩墨之外以炫其奇國初以來鴻篇傑
構映帶簡冊間倚典盛矣嘉靖末季操觚之士嚆々慕
古高視濶步以詞林為易典然間讀其著述大都取西
藏汲冢先秦兩漢之唾餘句摹而字數之色澤難肖神

理亾矣而况交相剽切類已陳之芻狗乎夫古之作者
豈其真西藏汲冢先秦兩漢之書不讀而行文之時不
襲前人一語者理本日新秀當夕啓規々然為文苑之
優孟詰匠恥之以故二十年来前此標榜為詞人者率
為後進窺破詞林中又多卓然自立於是文章之價復
歸館閣而王文肅先生實其司南也先生負逸才書無
不讀其心澹然無營其氣浩然于功名生死塵埃之外
無所屈故其發為文也紆其中所獨得暢其意所欲言
紆徐莊重未嘗不西藏汲冢先秦兩漢也而又未嘗有

意于酉藏汲冢先秦兩漢也蓋居然古之大家不可及
其視哀艷以為工恢誕以為奇捃摭餽飭以為富者孰
優千秋以下必有能定其品者矣嗟乎先生之平所重
者忠孝大節其所營念而繫心者宗社安危大計豈屑
典文士黷長絜大頽茲集括殊吞有歸之大雅精光灼
灼天地為昭亦非鉛槧家所能幾萬一者古稱文章事
業患不能兼若先生者可謂兼之矣某搃角慕先生如
天人及通籍先生歸矣無由執贄稱弟子頃先生孫璽
丞君命序先生文章某何能為役第憶孺子瞻甫八歲

知敬愛范文正公以不得從遊為恨以獲挂名文字中
托于門下士之末為喜某糟粕生不宜謬附子瞻而先
生德業典文正公後先輝映則茲集之序某之大幸也
而又何敢多讓焉

孫令弘朴語叙 李日華

士有不甘芻豢而耽泉石不華綺縠而崇竒服不安傑
構邃宇喜走水邊樹下抽思微吟吐為言詞復弃闕衍
繁縟好作片語驚心忽悲忽愉忽俯忽仰居然有深會
而旁者莫覩此衆之所棄而余不佞所絕竒為千古有

心人何者以其忽之忽之者士所挾以不可一世之亦
無容多可之而独與天地萬物交者也夫天地生之息
息耳萬物榮瘁起伏耳彼其卑阿纖趨纏蔓膠繭展轉
而不可脫固人情醞蘗滷為世味能令人漸漬肺肝改
易顏面而天地萬物不受也其於文也若苦縣之蓄蒙
休之恣左徒之漫曳執戟之深隱樊紹述之謫孟東野
之澁謝臯羽之恂恍入詞則眉暈口脂小令之尖艷在
曲則皮絃鐵摘散部之駘宕究也居衆妙而更須至人
解脫俱胝三行小品一篋端坐涅槃無煩多語是故劍

戟盈車不如荆聶寸兵粉黛列屋不如一粲傾人連城
十五不買趙璧片珽蓋其貴也上下數千百年得一二
人點綴已足竒邁何意竟得之友人孫令弘令弘為簡
肅公聞孫有逸韻有遐寄才多芒角頗攢眉世味因一
意求快於文壘讀其所著纒之將予前所列數十種竒
令弘畧皆餐之而更吐之是所謂解去卑阿纖趨纏蔓
膠繭而獨交於天地萬物者耶顧其名曰朴之者天地
萬物之全也夫惟不受雕於世味而後萬物咸受其雕
無所遁朴也獨也忽之也前乎千百世後乎千百世者

也而令弘有焉嗟乎崑崙之坳冰雪嵯峨沉凍凝閉晶
熒礪珂煦日消渙沛為洪波十折九折千里萬里余杳
不知其變化矣予是以絕竒令弘

甲秀園集叙 陳繼儒

余嘗讀龜采館清課而竒之曰世乃有同心如費君者
及是丁未小春君千里信使自通且以甲秀園集乞序
陳子讀書衮二萬餘言作而嘆曰吾甚愧費君余五十
矣自恨為蠹書魚而不能食神仙一字放浪林間如老
猿病鶴而不能飛騫五百里外世有不恨如費君僅託

之彼此神交安所讀書友天下士哉大抵文章大業典
經生不同蓋欲少游欲遠藏書欲博取材欲精交道欲
廣應酬欲簡起居欲適興欲豪神欲淡而著述欲富關
一則名不附目前非無名皆慶崇而弔哀候出之音耳
君綺歲嫺公車言兼綜古文詞聲出公卿上三十三而
先後集合得一百卷凡平生詩文及五經翼歷朝史乘
補遺詩學別紀皆在焉何言之雄偉巨麗至此也吾愧
君、從父宦遊燕臺歷鞏洛齊魯魏衛之墟覽周公孔
子廟宅問七十子遺踪又嘗登武夷涉羅浮渡錢唐入

吳越所至皆感愴歎歎塞幃停騎播之詠歌與山川相映發吾愧君之家自文憲公通至太僕琅函錦帙不下幾萬餘簽君囊括大典網羅百氏幾于三教總持矣吾愧君之簡練淘汰彌采彌精穴必虎子珠必龍領吾愧君之交游徧海內其最著如吳元卿湯義仍張幼于虞長孺馮開之徐茂吳胡元瑞沈箕仲屠緯真非晉楚之師則惠莊之雅吾愧君焚香鼓琴罕通世俗陶門長鍵管榻欲穿吾愧君坐擁名園可嘯可歌可釣可弋出有魚刀入有鹿車誦讀而外靡知其他吾愧君孝友忠信

好為德于鄉溝中桑下誰不飲君潤者而君捐貲燔券無所顧吾愧君悠々忽々似有情似無情似方之外似方之內或泣然而泣或訢然而笑哀樂親踈吾不得而相焉吾愧君是數者皆文人才子之助也君挾是數者又輔之以斲輪之巧手扛鼎之雄才一顧生風八面受敵日新月盛未見其止願自謂此集一傳宿願已畢千生輪轉不復向綺語中作活計余嘆曰大丈夫辭富貴逼人易辭文章逼人難君集度必傳之且身親見之鷄林象譯無翼而飛楹鐵冢筆方自此始甲秀園能久卧

君哉山中清課請專屬之眉公何如

甲秀園集自序

費元祿

不佞賦質頑鈍加以父母驕愛明師見憐生平夏楚未及於体以故少懶惰不肯就學十三歲從家君讀書聞粵時竊家君笥中諸家古文辭及草堂詩餘玉壺冰諷誦不盡解也間亦伸筆展紙師心摹擬期成一家至歲乙未余年二十有一時讀書甲秀園中其所論著不下萬餘言友人從更為刻啓秀集：成余沾沾自喜自謂現止矣丙申遇吾友吳孟堅出以就正孟堅大為詆訶

曰此寧可令識者見邪余大悚悟立取原板火之孟堅因為余言濟南弇州諸先生余亦師事孟堅每一篇出或詩或文孟堅即為刪定改竄不遺餘力戊戌余從園中闢鼯采館更因孟堅得交吳元卿元卿吾畏友也三人下帷盡發汲冢諸秘書讀之彼唱此和互為更定相樂也庚子余刻鼯采集：成出示孟堅孟堅笑曰與啓秀孰多時四明屠緯真攜李馮開之兩先生俱亟稱之為之序余因是濫附詞林之末皆孟堅力也辛丑走武林謁徐孟吳先生先生弗之許曰子詩典文多擬議歷下即

優孟之似叔敖奚當焉余歸而語元卿覺有味乎先生之言者自是與孟堅論文之旨微有不合會余有北堂之戚壬癸二年棲遲苦塊絕不與外事與元卿共相摩礪舍其故而新是圖覺余之詩若文又一變矣方欲與孟堅更議千古乙巳之春孟堅舍我長逝典型云亾風範永墜惜也今所與定吾文者獨一元卿耳悲夫悲夫會余年齒漸長塵務經心亦不復留意此道所作皆置之敝笥為鼠啗虫蝕者過半丙午之冬雪巢子自天池訪我留宿山中談及故業不覺定中起夢余因檢有韻

之文合新舊稿付雪巢子曰千秋微名賴是不朽願因子成之雪巢子畢力為余刪削復余曰捧讀佳集不容擬議斂手驚心所有點綴增減一二乃春秋責備耳於是集中有韻之文俱斐然矣丁未之秋元卿復集自湖上追懷道故感日月之易邁哀修名之不立兩人相對不覺涕淫：下元卿尚勉余以經國大業余曰年運而往矣昔與君相遇彼此茂齒今三十之年俱忽：已過人生適志耳即富貴何時况乎身後之微名又奚益于即朽之枯骨哉余休矣舊稿俱在願君為綴集去取有

不佳者即為更定然後播之通都可否一任世人千秋而下終知子定吾文矣元卿首肯為余校讎我半載共得若干卷元卿曰子之集可謂有秦漢有六朝有唐有宋有何李有弇州歷下有瀛洛關閩今之集大成者舍此集將誰屬哉余謝曰主臣皆子潤色之力及孟堅囊日啟迪之功也他如獻酬羣心無閑性靈者元卿別定為十卷四書五經翼歷朝史乘補遺詩學別紀別定為一百卷以他日梓行嗟乎余生平鏤心嘔肝棄經義忘寢食以攻此藝者幾二十年所經取裁更定于孟堅元

卿雪巢子三君之手者我數十過余于詩文可為淫溺矣今集已成欲何為乎集非青雲不傳余不能自致青雲誰復能傳此集者方今家握靈蛇人侈隋壁附青雲以傳者無慮數百家余不能附青雲此集又安能與世競傳者即令此集必傳余之声名與李杜遷固並稱一切有為皆同泡幻傳亦奚裨於性靈者宇宙大矣立德立功皆可自致余又奚藉此區區詩若文以傳者殆有宿業焉以入余之膏肓即余亦不自知其解大可笑也惟是余生平精神意氣出處先世積德之報硯自好

之守欣喜歡愛之懷拂抑無聊之態與夫交游親戚園
林泉石皆得附此集以自見萬一天下後世得一有心
人讀之因余之文以知余之人愛其文而傳之萬世之
後姓名不至黯然與秋草同折虞仲翔所謂一人知己
足以不恨吾之精神魂魄尤樂與周旋又余之所不能
不望于茲集之傳也余嘗于豫章過鄒子尹賀可尚談
性命之學余語子尹以生平諸緣皆脫然無累獨好名
一念結習未忘會須盡以生平著述傳之而後快子尹
不答可尚曰此費君宿世文字魔也當任其了此不然

恐生：世：墜此魔中不能入道余今了矣可以謝兩
君矣千生萬劫詩文之願一時俱盡此後胸中尚復得
着一好名之念哉頃余家遇暴客凡先世所寶琴劍珍
玩法書名畫尊彝壺鼎及家君所請縣官四十年俸餘
俱歸烏有余之外緣空二十年所著詩文俱已傳播余
之內緣空內外雙遺各相盡忘當辦一瓣香從世尊前
懺悔如白香山所言願以今生狂言綺語之障為後世
贖佛乘轉法輪之因丈夫結局斷不在文字中作活計
遂負如來也刻成因自序其為詩文之本末如此以不

忘孟堅元卿雪巢諸君子及徐茂吳先生教誨力也惜
茂吳孟堅俱已逝化無能起九原而語之館在園中因
以甲秀園名集異日或園重集重園俱未可知也

侗翁先生集序 夏允彝

大臣可以無技而不可以無學技為世用而學以用世
者也國朝於文學侍從臣特以備爰立宜乎學術遠過
漢唐宋萬而其文字語言俱足為百代雄然而前賢
之作誠多一似有抑焉而不樂以所長示者豈盡其才
之故哉文章之用所以剗異同剖嫌似寫難明之意而

甲秀園名集異日或園重集重園俱未可知也

非其所快焉者矣故以括囊之道用諸文章亦若時使
然焉夫士君子之於吾君也泊然其無所迎而未嘗無
所期也其于天下也憊然其無所示而未嘗無所立也
端其質誠其言曉露諸筆墨未用則懷以獨存其是而
用則操之以前此亦暴質就材之理宜然也而一以韜
光^推銳之說持之可乎管大夫始勉其君以王無已而

忘孟堅元卿雪巢諸君子及徐茂吳先生教誨力也惜茂吳孟堅俱已逝化無能起九原而語之館在園中因以甲秀園名集異日或園重集重園俱未可知也

侗翁先生集序 夏允彝

大臣可以無技而不可以無學技為世用而學以用世者也國朝於文學侍從臣特以備爰立宜乎學術遠過漢唐宋萬而其文字語言俱足為百代雄然而前賢之作誠多一似有抑焉而不樂以所長示者豈盡其才之故哉文章之用所以剗異同剖嫌似寫難明之意而

樹不可搖易之準繩此行文之所便而行世之所不便也方將起而相天下則必雍容養默以俟乎時之莫吾闕而已過而示其所然不然則天下舉得而意之或有非其所快焉者矣故以括囊之道用諸文章亦若時使然焉夫士君子之於吾君也泊然其無所迎而未嘗無所期也其于天下也憊然其無所示而未嘗無所立也端其質誠其言曉露諸筆墨未用則懷以獨存其是而用則操之以前此亦暴質就材之理宜然也而一以韜光^推銳之說持之可乎管大夫始勉其君以王無已而

退入於伯商君三進而三遷其說彼惟口吻談說故可
遷就以曲私其所欲言使其著之於書又豈有前後相
悖在頃刻間者乎則文章之不立恐亦非相學所誠宜
也韓魏公為司諫不久上七十餘疏范文正公在天聖
中為萬言書上宰相及執政悉行其所言兩公固相業
之最偉者也而不難以其言預見之天下則天下之讀
侗翁先生稿者當亦欣然想見其用世之學矣天下之
難莫慘於璫則翁有言戢璫而他文之所曉露無不挾
雷動風行之致以振起一世之頑懦其實大雍容之氣

又盎然詞外使人樂容而有餘地雖遊戲所及片語偶
綴無不係乎世教之大端斷乎若將進之吾君而曰
所期必不如是也見之天下而曰所立必如是也翁方
出而相天下而其所然不然不忍過慎而深韜之翁之為
天下者誠切而亦豈不知所以自慎耶三代而下必以
諸葛武侯為第一人而其受知先主與其所自許惟曰
謹慎而已其抱膝隆中也澹然一無所懷而規取荆蜀
畫定三分卓為自負而不少遜是其隱居謹慎之言也
其相蜀也處初附之衆斷之以法限之以爵不少假借

明文海 卷之五
開誠布公而赫然以混一為期是其相國謹慎之業也
則由翁之言以想見公之業即謂翁之謹慎正在是也

明文海卷二百五十四

文集

序四十五

何稚孝萬歷集序 張燮

今上時野多逐臣云然或丘壑而預禁纒簪裾而籌里
井與童牧豎已叫號之安能自標清芬哉予友何稚孝
自儀曹謫居粵西歸結茅鏡山下扃戶著書大吏屏騶
候塵不得一奉顏色惟客以問竒來者輒賞簪市醪與

商元勝曳踵而声金石也以故先生蕭然食貧而其為古文詞歌咏獨富夫明興文教翔洽二百数十年作者之變屢矣國朝諸公朗暢而蔓成化時館閣為政穠郁而靡弘治一變而為追古說者謂有驅除草昧功則北地信陽開其統嘉靖初年變詰屈為直達而原本諸理藪則晉江毘陵維其緒于時並起羽翼有間鑄獨匠別成一派者然合異幟而同盟耦俱無猜勝于名高為敵國也嘉靖末年後變為追古而步趨驚挺指顧高華則濟南瑯琊新都諸子衍其宗此道之盛被于隆萬殘膏

剝馥轉極雕摩久而厭之矣然其統既分其緒寢襍而宗亦寢墜論文于今日盛之終而衰之始也詩之代變亦畧因是稚孝自握槩懷鉛時即已各名能文章比釋褐為曹郎振藻長安一時能言之士倚為水鏡其落筆神清而氣和語秀而格爽嗣以立仗馬見斥飄搖嶺外垂翅故棲其落筆神定而氣夷語冲而格逸登壇既久机穎漸調覺遊戲皆屬正諦其落筆神正而氣溢語森而格宏計稚孝之文不必借古事古語以資吐納第就世間之人情物理飢食渴飲暝雨晴曦宛轉關生便開

妙譬之佳山水美亭樹不更假粉白黛黑火齊珊瑚而
一草一木晚鳥暮霞自成佳絕有心人攬取不盡焉其
詩往々為意中景筆中事而生趣乃自言外為多讀他
人詩惟恐不足讀稚孝詩惟見有餘而已若夫闡道之
文微覺直序似大儒語錄詩或率易出之似元白子瞻
亦先生之無所不有以成其大不足闕先生平至極也先
生每對客含毫不加點竄元擅速藻其為長語或拄杖
踏花間披蓬拂石偶爾意到便復淋漓其發興遠矣嘗
嘆萬歷以來作者大率有二自矜皮毛遼豕皆白此以

襲七子而病者也嘲笑東海身處井蛙此以反七子
而病者也若稚孝者真能自為稚孝而成萬歷第一流
人耳使先生早竟驛驢得時而駕功見能信未必卓然
成一家言又使先生以遂臣自豪舉多所染著縱言異
水而湧泉筆非秋而垂露亦屬枝葉夫惟瑾瑜見放賁
采蓬楹道高易激鎮之以恬名高易浮鎮之以朴現前
無所對末路無所覲賈其全力因文以幾道客有問賜
環事者徒倚筆床笑而不荅是謂純德之守而進乎技
哉先生別著明興信史藏之名山茲行其詩若文題曰

何氏萬歷集天子萬年斯集與俱不朽先生所以仰答右文之朝者也

書胡祭酒雜記

張燮

胡祭酒記墨菊詩云元何貞立者歐陽原公支婿也舉進士原公欲攀入翰林向虞揭諸公亟稱之及相見適僧持墨菊卷索題諸公令何同賦何出倉卒悞怯勉就云陶令歸來不受官黃花采、晚霜寒悠然一見南山後故向東籬仔細看諸公意殊不愜竟以此不入館選然此詩不佳在只賦菊絕不及僧人墨菊耳辭乃不惡

若虞公詩云過了黃河無此種江南秋老萬僧寒此花開遍風光盡莫作尋常草木看萬僧者僧萬公故善畫墨菊者也然詩已墜惡道歐陽公云苾芻元是黑花郎當代深仁始賜黃今日黃花翻潑墨本來面目見馨香蓋緇流舊衣黑元文宗時始賜黃與菊翻轉用之覺有意興然品調亦俗覺爾時習尚別是一種塵垢囊捧作金華殿語耶又蘓子瞻知貢舉屬意李方叔持一簡與之值外出僕授簡几上偶章惇子持援來訪取簡竊視乃劉向優于楊雄論章便持去李不知也既就試章傲

蘓意為之援遂第一持第十蘓初意第一必方叔及揭
示乃章也為之悵然宋時綱目濶疎主者得有所遷就
以收拾快人事雖稗謬然爽氣豪情至今可掬云

書羅景明集後

張燮

黃勉之言南城羅公好為奇古而率多怪險餽飭之辭
每有撰述必棲踞喬樹之顛霞思天想或閉坐一室客
於隙間窺者見其容色枯槁有死人氣始緩履以出今
所傳圭峯稿大抵樹間死去之所存也王元美謂羅景
鳴如藥鑄鼎雖古色驚人元非三代之器閱兩公意並

致不滿然當成化時文之濫觴極矣景鳴無所師承能
獨開小有之天不阡不陌遂導北地之先登是當代一
奇男子贈送諸篇絕少斐然不長於達官貴人雍容文
采只在瑣族小吏委巷癯人時有合作若墓誌傳表能
搥破事實以己意錯綜出之頓尔超詣黃勉之又言都
少卿穆嘗向羅乞伊考墓文、成語都曰吾為此銘暝
去四五度矣由今觀之鑪錘之功政不可磨耳並時衆
名憚狂晚一世獨首推嘆羅公豈虛也哉

書李獻吉集後

張燮

明興操觚之士久奉宋為正朔幾不識漢唐以前為何物獻吉起弘治力為正之世間總知有修古二字厥功偉矣所不足者如丹砂已盡化金而光澤未勻尚廢一番煎洗又如荆棘悉鋤遍蒔名花卉都具而瘠地揚葩終少爛然耳何仲默晚有異同曰子高處是古人影子卑者已落近代之口吾為獻吉慮者影子之未盡肖若近代之口則斷為北地之所必無也至其生平高邁自喜屢中竒禍到宦成一強項人始以䟽論壽寧捕繫詔獄賴孝庙神聖乃免比相遇於道鞭擊壽寧折齒張念

天子戒諭叩頭謝非久忍不敢爭後代大臣草䟽請逐諸閹為賊瑾所禍幸康武公救解之僅得逐去起督江西學政與御史有隙率諸生手銀鐺欲鎖御史御史至杜門避之坐構免官忌者復中以寧藩之獄遣廷尉按其事對簿不屈自如旋竟得白坎壈而終氣岸神峯至今猶可想也或謂獻吉似百尺樓上客到門者往、不堪以去然黃勉之一後進布衣耳自通魚素而獻吉遽賞為希世之珍萬人之敵彼未嘗忘折節也嗟乎世盡林宗當不以李膺龍門為峻

書鈴山堂集後 張燮

分宜早歲稚負朝宁之望比乎乎代主制命身毀名滅
為後世笑然吾謂分宜之惡不若是甚也相嵩所事者
英主每條奏首鼠兩端以迎合上意或官府微齟齬手詔詰
嵩叩頭謝天子神聖非臣愚腐所及不敢有所匡諍
取容而已上好讀書每燕見評質疑義相嵩博學多
聞有叩輒應上以此竒之而成特達也觀其生平持論
及與人書較多溫厚和平之氣猶未見有翻覆星辰摧
落一世手段且其交歡名流同時如楊用修皇甫子循

嵩俱折節為矜契時有撰著輒萬里寄相點定此亦輦
上人所難其招權納賄跋扈翰張則子世蕃為之嵩老
矣墮其雲霧不甚禁戢耳老牛舐犢自取覆止牽犬東
門為悔晚矣文有古意不類唐者詩意興所鍾亦多
工語觀者自得之王弇州作袁江流鈴山岡模擬分宜
父子間備極寫照之致然猶云孔雀雖有毒不能掩文
章自是確論

書楊用修集後 張燮

用修方文忠作首揆獨對大庭才地門風俱為第一比

抗論大禮諸臣伏闕固爭用修首哭于廷諸臣繼之禍且叵測奉旨投荒世路坎坷因以一意追古之業所撰著若編纂獨盛于前人今讀遺編如大家女妝束登車明珠翡翠珊瑚琅玕爛然都具惟意色稍乏飛揚神情稍碍條暢所謂楊妃任吹多少者耳至于探蹟索隱標古証今丹鉛諸書真是喫着不盡即有齟齬亦復裨益後人謬為正楊：故未易正也人或訝其晚年醉傅胡粉作雙了髻插花諸伎扶巨羅連手嘯歌游行街市英雄人既與世法無分不覺逃為玩世耳嗟乎以文忠定

策宮禁功豈在請問太尉下稍、迎合便可坐享帶礪之封乃以國統所關批逆鱗而甘九死楊文忠之忠、于孝庙者也張文忠之忠、于世庙者也兩文忠行事判若黑白而易名乃同始信天朝未嘗以一格限人第處楊之勢易而難處張之勢難而易耳即用修容木天之署何慮不槐鼎而父若子敗竄相尋赤心無改其後文忠無祿疏乞守制還家不報迨白首暫歸竟為暴撫所嚇七十行戍終以沒身噫可為難之難矣雖然用修不穷困烏能以追古獨盛前人哉

書王稚欽集後

張燮

王稚欽為庶吉士時宰將石熊峯典司館教故事庶吉士奉館師嚴甚稚欽獨心易之不為礼每登院署中樹窺館師當過故作声疾呼或從樹間溺下左右驚駭後補吏科給事中會毅皇帝南狩與儕侶詣闕上書石公危言阻之稚欽旦作烏母謠大署院壁石公且恚且慙朝議逐諸上書者出補州吏而稚欽之裕州謁御史不為少貶監司過者不出迎亦無所托疾曰齷齪盲官受王先生北面耶其師蔡潮以他藩經裕州稚欽出候之

潮曰生候我良厚而分守從後且至生候我以師故然分守君命也幸無惜一屈稚欽許諾乃前迎分守值入署數吏微過庭答之稚欽詈曰蔡先生誤我悉呼其吏卒從守出無敢留者分守寤甚不能具朝餽潮為分守謝過稍給之得夜引去自是監司相戒莫敢道裕州而相與文致稚欽下之獄奪官歸矣歸築館郊居貴人望塵求見者隨意謝却即見亦蓬首垢足應之間衣紅紵衣跨馬或騎牛嘯歌不假修飾自放而已獨皇甫子循謫黃州司李輒與往還為翰墨之契至稱其斂英戢銳

為謙履坦道術誘人焉稚欽文學左氏東西京而時出
晉人語王元美謂其書讀如麗人訴情他則改鼠為璞
呼驢作衛似未盡稚欽者至評其詩如良馬走坂美女
舞竿五言尤為長誠脩極推挹矣並時張景暘顏惟喬
俱以正德丁丑同稚欽成進士選讀中秘江文好為奇
僻以修撰出為按察僉事年三十六而死顏同謫亳州
嬰禍尤烈擲盾以去故人為楚監司造訪不得晤比行
部他邑有田父荷擔以隻雞壺酒自隨由中道入門者
訶之乃顏也因留劇飲盡歡乃出追問旅舍莫知所之

蓋其狂誕與稚欽相類云

書黃甫子循集後 張燮

皇甫子循兄弟四人並起長公舉孝廉不仕次三人成
進士而官皆不甚顯又皆以名文章見稱述可謂一門
奇事子玄子安齋志早沒獨子循挂冠終老藻苑自娛
彼身曳北地之後塵與毘陵分隊其在瑯琊為先声身
際文壇之三變而能獨行一意無所因附可謂一世奇
人子循文原本六朝而又以已体出之六朝織散文為
儷語者也故組織成其經緯子循就儷語作散文者也

故流奕濟其峻峭獨其間用長聯及三疊法是其英雄
 欺人不必多效耳大抵子循之為六朝譬之九方甄畧
 其元黃取其駿逸世人種々如王之學華在形骸之外
 去之更遠矣子循詩殆如何平叔舉步頽影粉白不去
 手亦足以傳

書宋文憲集後 張燮

高皇隆興五色重補二曜再暉維時宋景濂王子充以
 文學受知稱浙東兩大儒云景濂甫見上稱引不嗜殺
 人為贊天下既定論道黻宸授經承華國家大典禮皆

出裁決海外諸國以朝貢至者必問宋先生安否年六
 十八致仕上賜綺曰截此三十二年為卿作百歲衣也
 知遇極矣景濂文如大官法物無所不具無所不調豐
 贍綢密然取徐行而少俊快取平調而少昂聳取直叙
 而少結束宋元遺習沿而未返然自無損名家高帝嘗
 謂才思之雄卿不如禕學問之博禕不如卿知臣莫若
 主信夫每嘆元鹿既失天下共逐逐竊大號遞擁雄兵
 而皆莫能得士高皇定鼎金陵獨能禮宋太史即漢世
 之叔陸賈猶為非匹只此便是盛王氣象不待馬上之

功成也獨惜清謹如景濂每奏焚稿大書溫室二字室中或問內庭事指二字應之請老青蘿山倭奴以百金乞公文謝却不納斯亦善於持滿工於別嫌者乃以貽厥不慎飄零白首安置茂州行。至夔而卒遠道一坏歸骨無所古來恩寵之終豈易長保者哉

周樾林先生稿序 薛案

樾林先生以冰雪雲霞之品擅冰雪雲霞之才因吐為冰雪雲霞之言沉澹一泓綏山萬疊斤竹志暑雕薪却寒毋論作之者具竒慧即閱之者亦享竒福今珠源汨

逝瞬息枯湮凡我同人應嘆風流頓盡矣次君爾宣暨長孫予甥保明以先生與予夙有小友之目病魔書淫依稀追步屬為釐訂而傳之予謂若先生者蓋彼蒼縱之以才而成之以骨洗濯之以時變而曲全之以病者也士當為諸生時入窘室中米益出困有司甲乙神沮氣索莖必不工即工矣主司或不識即識矣不能旁獵千古而暢其胸懷先生幼鍾世族瓊膚點漆乳保嬉娛便與縹緲為伍而又十行俱下百史供錄酣恣淋漓選腴割豔于是毘陵諸生中始首闢妃古振竒之學而出

就小試亦遂頭、第一無敢掣尊經去者矣名噪者久之乃開塵壇闢榛徑臂膺縹犬俯徇獵師終登仕版又有甘陵南北部之戰士之負時名者不為東南声氣之所羅即為西北線索之所掇先生舊為貞父黃先生弟子貞父與涇陽石帆諸公善而先生不借幟于道南後受靜初方給諫暗索之知靜初以間道偏鋒為中璫所依託而先生力却鬱輪袍之援甘受褫削而不悔至今諷鹿馬一論掉臂孤行滿身是膽猶令人舌翹而不能下而况當時乎再躡再起獨往獨來甫陟監司旋以病

廢歷數先生筮仕及懸車平干之謠頌粉署之勛勳清源如水之曹荆南肅霜之暑非不握蘭轉蕙芬人頰而沁人脾即一觴一咏中具有古人情性而屈指歲月以邑令邁齟齬者十之一以冷曹酬循良者十之一以遷客起以監司出者亦十之一而跋涉修途鷄声霜月者且居其三擁書蔭竹紅消白墮者固居其五矣盖先生有勝情無濃情有超骨無媚骨亦有清緣兼有清福故其集繁重而工麗如是記予幼時與仲舅氏讀書古廟先生與二無先生過之側聆数言心推淵異嗣是偕為諸

生見其霍、飢鷹摩天獨運未嘗不驚而禮之乙卯以後晤言少踈至清源一葉神京半暮則相與較古于毫芒探竒于琅笈落紙屑飛停杯羹冷先生嘗命予南北史鈔序予亦稍、獻其狂言不謂俱託沉冥盈、齊閣而人琴之痛僅、付之丹黃箋疏之下也嗟乎先生艷同雲霞清真冰雪昔有食霞漿而悶者亟以嶗山之雪沃之乃克起先生詩文于吾鄉株守經義時首推博與而邇則獺祭競雄食生不化尤遜先生為清駛之最爾宣保明英標振發讀父書而追祖烈當必有延清飈于練

素置太傅書于衣帶中而寶持之者雖以擬瑯琊氏之七葉青緗何不可

合刻兩先生稿引 陳仁錫

兩先生之品不以画重兩先生詩格多以画掩之或曰解画易解詩難予謂正坐解画者少耳其實詩中原無画、中原無詩何也詩與画皆寄也若寄之中又有寄焉則空庭之影為之不落水之波為之不絕不知画烏知詩哉故兩先生之画不與其謀詩不與其画謀詩與画兩相高而不兩相知又烏意乎人知予謂一念

不及物便是腐腸一日不做事便是頑漢二者朝士犯之十五隱士犯之十九若必中情淡漠而負義忼慨激烈如兩先生者其人可以隱故每于筆墨間微示其磊落偃仰之色豈易言哉豈易言哉吾觀一代始興聖君賢相之景色未開已有人埋歆歆之光及其衰也人材政事煨燼無餘而又有入從歆歆收之此隱士與氣數相為終始吾所稱淡漠而激烈者紫陽猶知此意故書晉處士陶潛卒則不拘其官書管寧卒於魏則不拘其地史臣無識往以山野陋夫克隱逸傳隱士之統

遂亡夫不為貞松必為槿花朝榮夕殞矧其蒺藜蓋二先生之所必剪矣石翁與先中丞同為成弘之際官大理時為贈姚江十二咏瑞蓮有圖分竹有吟予讀書東禪觀翁遺像有留與清溪伴月痕句遂以伴月題其齋既編先白翁集購翁稿合授之梓而謀廣于錢先生成若干卷嗟乎吾耳天下名人熟矣未有垂老讀書絕俗邁行介然不欲如先生者也

錢兼山先生廣川集序

陳仁錫

余猶及事錢兼翁壯懷薦志白首一日而口未嘗言遷

謫自翁曾孫與立啓篋中箴問世而廣川集先之表翁之大節也予乃得竟讀嘆前輩襟期宏遠如此胸中浩浩豈可測哉公位不酬望而享大年憲老乞言興利除害三吳水利賦役有諮必以告蓋博聞強識陰行善惟恐弗及云夫青詞當旨非公意也諷也分宜憚甚昵之不得乃用察貶嗚乎愚哉嘗讀東坡海上謝表而有訝也幼子作快心之文門生躬治椽之後生平得意莫過於此魑魅奚迎子孫奚慟又見他文字中咨嗟泣少游而恨播遷諸公之弗永也意者亦若翁借青詞諷耶予

嘗謂遷謫居官所時有也積日月取高爵而碌々靡暨則生人不幸耳唐人不謫官一部唐詩皆可廢試閱送黃閣上將喉舌斗柄之司絕鄙俚可刪而餞別逐客遂能令詩格長進以我利鈍使他人之文為之巧拙任官何必將與相雖然左遷又非難也左遷而無間與樞要而速謗等耳兼公所以居此者善矣與立進士少年高科而慨然遐慕在翁不苟錯趾與立素工詩如集中淡遠真寂每落句伸太華之掌非由削成令子令孫博雅以世所由來遠矣嗟々快心之文彼得于其子而快心

之詩翁得之于其孫皆天之所以光逐臣也與立事親
孝家貧僦屋而居日不併食能擊鮮無已時此豈世味
中人哉行矣聿念爾祖

梨雲館集叙

許士柔

何仙即風雅之譽久振詞林不倩棗梨流布乃名士耳
熱則如日披其編把其臂快其心者以仙郎吐字皆珠
不易落在卷冊間一襲人潤含蛟宮之水見者生寶色
惟其襲人者少故獲見者倍珍者至而秘密之藏不
得不討之于木于是相為徵隱舉從卷冊間抱珠還蛟

宮而歸之綃市斯得人披其編快其心勝把其臂也仙
郎自不欲以風雅聞其自言曰非所以存仙郎蓋初服
青衫寄思聖諦必進風簷之牘似秦子虛者動帝王生
不同時之感遇合一日經緯萬端鴻駿或存焉兔華冷
人孤賞短氣本色既剝生面非真矧學士病挿于風人
經生戶排于詞客存在風雅所亡不既多乎殊有不然
者士人立名摠此數行字耳合一日易合千秋難合隻
眼易合群目難千秋存仙郎則一日為短群目存仙郎
則隻眼為孤且讀集中文詞秦筋漢骨宋艷班香盡切

藝家之脉叅作者之宗若數行攫時物想仙郎又不屑
存矣予所心就者不獨是仙郎家貧而形臞豪挺愈富
人壯士尚友樊子_於期魯仲連李太白諸人時不合意命
酒三雅之復淵冲清潔不露詞采面目不乞哀怜齒牙
甫接之木然入其韻遂躍如也生平不輕許人及披肝
析膽不知身為已有十年論心有懷幽憤必命駕尋之
憶辛酉秋促膝六橋感懷多菀指西湖曰負此清水余
為悲壯意海內思交臂仙郎為韻事即偶經座不啻荀
香三日武林佳山水轉不能留人致逸在江淮間令人

以風人詞客相映又安得以此集存仙郎耶仙郎既字
梅臣又晉生又欲仙又仙臞變易以避風雅之號若陳
伯玉買琴破琴貽詩文之名於長安其得失為何如哉

夏茂卿先生集序

姚希孟

近代以名孝廉厭薄公車主騷雅之盟者有浙東胡元
瑞吳門張伯起與澄江夏茂卿而為三元瑞為弇州先
生所推獎屬以代興弇州功而名稍不振幾落籍詞壇
然其才實閎博奧衍惜不甚精詣寄人廡下得少為足
迄未成家耳伯起稍窘于幅然學有源委守先民之繩

尺而無跳越斯亦黃勉之流亞也以茂卿而頡頏其間
視元瑞見裁視伯起則奕煜過之規風矩雅遊于典型
之內而繽紛藻彩騰射而不可抑蓋能屈才以就法而
不為法窘循法以配才而亦不為才窘者於此得文之
衷焉余嘗慨操觚之彥不能鑄古而專尚取新取癭瘤
贅疣而以為異姿取癡肥頑肉而以為邃蓄取諧謔譎
誕而以為微言其始也厲階于公車之業而浸淫以及
詩文有談古人之成法于今時必大唾棄之等于塵羹
塗飯之不可食而謹刁斗嚴步伐者又皆羸師疲卒無

昆陽鉅鹿之氣安得厚儲其腹笥以文鋒筆陣助而御
之以恬鎮之以律輕裘緩帶蕭蕭馬鳴領百萬衆而一
卒不譁力扼虎射穿札而休若不勝衣此乃文章之神
境非茂卿誰可與語此者茂卿之才吾不能闕其津畔
而見其所纂葺如栖真法喜女鏡玉麟酒顛茶董奇姓
通詞林海錯之類足衙官元瑞無疑迺其構思琢句語
中權衡艷冶之極自含矜重奔騰之漸終歸御勒何其
謹嚴有法也夫茂卿固非以文章自見者依々將母息
意纓組而杜門謝客監司守令以上望之如朱霞白鶴

旌門之綽楔粲若繁星一赫蹠通謝之外思望見顏色
不可得經其戶聞其無人披其帷其人斯在殆茂卿之
謂與茂卿猶老而好學從此脫去枝葉直闕本根便當
闌入陳新會之室詎言元瑞伯起後先鼎足哉

隱秀軒集自序

鍾惺

古詩文多無序非終無序也未嘗身乞人序非徒不乞
人序而已亦不自作序凡以詩文者內自信於心而上
求信於古人在我而已初非序之所能傳也迨其必可
傳而後序興焉故有詩文作于數百年之前而序在數

百年後者傳而後有序非待序而後傳也如其傳則亦
不必序矣予少於詩文本無所窺成一帙輒刻之不禁
人序亦時自作序大要取古人近似者時一肖之為人
所稱許輒自以為詩文而已矣側聞近時君子有教人
反古者又有笑人泥古者皆不求諸已而皆舍所學以
從之庚戌以後乃始平氣精心虛懷獨在外不敢用先
入之言而內自廢其中拒之私務求古人精神所在雖
不能得古人一二然舉其所得之一二以示人其為人
耳目所不經見及經見而畧不厝意者十固已八九矣

間取已作以覆古人向所信以為古人確然在是者覺去古反滋遠有所創獲晚出使人愕然以為悖於古者古人嘗先有之始悟近時所反之古及笑人所泥之古皆與古人原不相蒙而古人精神別自有在也乃盡刪庚戌以前詩百不能存一而庚戌以後以為與其輕而弃之也寧勿輕而作之甲寅友人林茂之為予刻之南都無日不責予序諾至今丙辰矣視其刻中所存今欲自去者抑又甚多盖皮之乎有不能自存之勢矣於斯時而始為序不已晚乎予向者非無刻之非無序今

所刻之詩已盡去而序反無所附此亦不必乞序於人及自為序之驗也茂之能保刻中所存使予信於心信於古能不至盡去而此序終有所附乎雖其不必傳亦請為茂之一自序可也

自序

譚元春

夫詩文之道非苟然也其大患有二朴者無味靈者有痕故有志者常精心于二者之間而驗其候以為淺深必一句之靈能回一篇之運一篇之朴能養一句之神乃為善作譚子曰古人一語之妙至于不可思議而常

借前後左右寬裕朴拙之氣使人無可喜而忽喜焉如
心居內目居外神光一寸耳其餘皆皮肉膚毛也若滿
身皆心：外皆目人乃大不祥矣然前後左右所以藏
此一語者亦必真如古人之寬朴苟以古人不可思議
之語藏于今人漫無精氣之篇將并其妙語而累之譬
如人懷仙佛之心而所畏皮毛膚肉疥癩猶可豈可市
井乎予進而求諸靈異者十年退而求諸朴者七八年
予所謂靈與朴者終隔而不合而其意亦未嘗不思以傳
也所謂名根也人不忘名則自愛名若有根則不浮藏

諸名山傳之其人沈碑于水安知後世不在山巔所以
取之者遠矜之者重不必親見名之我歸而寧忍百年
之寂：以自結于不可知之人其為根亦良可念矣嘗
見迫于求傳者不傳遊一世之誹貪衆人之譽究竟不
切于後世之好惡而生前心血光陰付之可惜又有步
趨古人久淹晚出以為可傳者不傳夫古人所可傳之
處未必皆在所傳處而古人所自傳之路豈有復為人
可以傳之路雖毫釐有準苦心有年然迷于山者漸深
漸迷矣譚子言至此竦然喪其所謂名根曰靈與朴吾

所不敢忘也傳不傳固亦有數耳吾何知焉吾何知焉
鍾伯敬先生遺稿序徐波

先生全集歲癸丑刻于白下是歲丁艱還楚三載詩文
人間未見蓋晚年頗留心內典加以罷官後莫往莫來
故篇章稀少乙丑六月捐館舍歲暮來赴即與五郎索
遺稿約覓便相寄而素車白馬亦復寥：適友人劉石
君心感知遇發憤附舟沿江而上登冥堂而拊其棺與
友夏居易周旋月許悉持遺稿而還余甚愧之即付刻
刷分為四卷先生以文章治世垂二十年操觚染翰家

類能嘆頌余不敢復措一語惟是一人之身遇會垂蹇
皆文人未有之厄請畧疏之夫士衡養犬搖尾寄書孔
愉贖龜中流左顧初心非責報于二物感恩竟不異于
人情但呀然溪壑了無饜期屢歎車魚有時倦聽十索
而一不從千取其百未已投遺文於函中揭謗書於道
側斯有人焉高崗梧桐鳳凰於止滄浪既清濯纓者至
故松柏投歲寒之分嵇向亦結物外之遊豈料倚市賤
流糟糠自命之官幾日陽鱗復來張耳佩陳餘之印劉
又攫韓愈之金雖鮑叔怜貧太邱道廣吾無取焉元經

奇字無取聱牙白傅新詩貴能上口蓋斧鑿久而漸近自然波瀾潤而乍如平淡陶淵明稱隱逸之宗顏延年以雕繪為病昧者中邊皆枯菁華已竭號為鍾體不亦厚誣文心趨尚萬殊詩品源流各別同株異溉猶開紫白之花二水雜投尚辨淄澠之味况乎披林聽鳥聲貴相求入海探龍珠歸一手鍾則經營慘淡譚則佻達顛狂鍾如寒蟬抱葉玄夜獨吟譚如怒鶻解條橫空盤硬二子同調其義何居贊嘆不情同于污巖斯之謂矣嘗謂文章一息共愛其流傳水火三災默為之聚歛藏舟

於壑或有變遷當風揚灰詎令速滅囑累已屬世情排斥亦成底事吾輩友其人而讀其書者正為作數年之計傳之久暫有物司之

錢密緯石經草堂序

方應祥

國家經義陶士羣三百年彥秀雋哲出沒其中士束髮操觚治舉子藝譬之小兒馴去啣哇作成人語蓋父母未生声氣薰息循業傳布宜不待學而自得之詩歌古文視經生藝意製詭別微妙不殊國家經義陶士其取之之法六籍四子命題而外佐以内科策論學成而升

簡其英者標之祕舉業餘勁雜而用之詩歌古文稟聖賢鐘磬管籥為功令蒼五風之曬沓以度數衡量于其間蓋体以含氣而氣籟成声陰陽律呂之均節於是竅聖智始終之條理并于是賦我明一代物士之制所以會苞千古之粹精懸日月而莫與並也予識密緯自其尊人浴沂先生其人與博都雅質有其內其為舉子藝及詩歌古文陳旨連懿擺藻連舛兩擅勝場一時老宿聞道先之已茲乃得其所謂石經堂集者屬序于予夫石經堂集者密緯所著詩歌古文也六籍四子經生之

藝所取程稱石經以冠其詩歌古文也何哉密緯曰家嚴平生宦遊篋中所存止咸陽十三經石本構室三楹_度度之居吾輩而課業焉堂曰石經青陽趙先生所額是為錢氏志云尔自士之習頗帖括之家組襍衣服文理娜枝卷萎一先生言宗匠自命沾、道古者跳而托諸左國秦漢晉魏_六不朝_三唐之業以為無甚高論而卑之夫世有不稟功令于六籍四子參盟詩歌古文而得稱

大率皆以空福

簡其英者標之祕舉業餘勁雜而用之詩歌古文稟聖賢鐘磬管籥為功令蒼五風之灑沓以度數衡量于其間蓋休以含氣而氣籟成声陰陽律呂之均節於是竅聖智始終之條理并于是賦我明一代物士之制所以會苞千古之粹精懸日月而莫與並也予識密緯自其尊人浴沂先生其人與博都雅質有其內其為舉子藝及詩歌古文陳旨連懿擺藻連舛兩擅勝場一時老宿聞道先之已茲乃得其所謂石經堂集者屬序于予夫石經堂集者密緯所著詩歌古文也六籍四子經生之

藝所取程稱石經以冠其詩歌古文也何哉密緯曰家嚴平生宦遊篋中所存止咸陽十三經石本構室三楹_度廈之居吾輩而課業焉堂曰石經青陽趙先生所額是為錢氏志云尔自士之習頗帖括之家組襍衣服文理_六柳枝卷_三萎一先生言宗匠自命沾_三道古者跳而托諸左國秦漢晉魏_六不朝_三玉唐之業以為無甚高論而卑之夫世有不稟功令于六籍四子叅盟詩歌古文而得稱

5212

夫世有不稟以今千六辭曰志亦豈得想古文而對辭
 或則素對昔賦不傳述言之卷以爲無甚高說可早
 做對卷卷一夫半言亦因自命出、直古惜說而山哉
 爲幾六志云不自士之醫藥如計之志臨察亦非文賦
 更之、其半的、其業、其理、其言、其志、其行、其
 其十生如、其理、其言、其志、其行、其
 其言、其志、其行、其

明文海卷二百五十五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序四十六

文集

懷初集序 吳伯與

今之詩若文人人能言之夫其巧倩妖睇倚閭而望歡
 自視豈在夷光下然競為名耳非其質矣且名之所尚
 又好推尊其時顯重者耳傳而共為其名語：月露人
 人長慶沿好成俗以趨顯赫而幽士下吏無問焉甚或

薦紳先生雅好巖穴以自引重人亦遂從而名之名其耳目之所及者而已不知天下之不能為名者固多也其不能為名者無倖名者也無倖名者不必以詩若文名而直寄焉以行吾意者也余得之懷初先生先生業儒屢蹶省試竟以郡幕終退而老于柴桑間吟咏泉石竟十餘年而歿有子達時不忍泯其父已乞序沈侍御矣而復問序于余：因念懷初之于詩文自適其情而不必于托其名熙：乎處于不爭之間而甘于無待之鄉則不知耳而目之者蓋逃而隱于下吏翩：乎雅有

風人之致矣其子復以其所厭而不欲得之名識而行之寓吾無盡之思所為昭曠切至交伸于父子之間者有可想也是予序之：意也

歸爾復稿序

張耒

序爾復文者即非一家之說一人一事之辭凡海內高流規矩太僕先生者皆爾復懿親矣自太僕云邈疑說競起小言碎簡襲以成篇其他斷截故章猥襲聖典復矜相標炫有識者憂之相與推尊太僕揚其泓流於是風尚蒸動群趨大通先生功在天下而不及子孫理固

亡有尔復為太僕曾孫年少工學沉湛理義既豐才茂
質復克斂歲是以其文博而賅約而不滯旁工韻律精
小楷及山水竹石蓋其尊君文休方聞不顯託隱書翰
尔復集成祖父遂兼風雅文休以雁行接予每相見喜
問太僕平生文休言太僕坐卧一榻四積經史綜思遐
寂家人織作滿前如不聞見讀書歲有程節每經史間
課不踰日月一傳季思先生清修介性為世師表文休
言叔氏温：朝夕燕言不苟鄉居郡邑賢守令訪道至
間治具供合兄弟家畜貯一長鬚奔走村落僅鮭菜四

簋卜晝乃興以得疑志幸下此望陶菴在天上文休事
父晚年猶作兒色老親喜音律貧無可娛嘗時隱身林
翳檀板度曲老親聞声應節以當宴笑夫厯世貽經史
薦彞倫升其堂如辟雍問其早作夜圖惟文事儒行此
家即不求聞達已推素族况澤未五世躋彼攸祝者與
然嗣名賢不易令則曰繩厥武否即高顯且曰公慙卿
卿慙長彼云爾復早售報太僕晚遇者歸氏繼緒豈繫
世榮遲速尔復莫光前休實維艱哉艱乃裕矣

西銘近集序

張來

此我亡友張子遺集也不名遺集者先是張子哀其古
文辭比次連類名曰近集授諸書史矣歿前二日猶手
執讎校則後起者不忍有芟益故仍其自名工竣開覽
橫涕已三嘆曰天於張子謂之何哉富以才賒以志獨
嗇其年使才不竟用志不麗業倏忽莫測以死則所以
生張子者奚居張子結髮讀書抗言忠孝嘗思簪筆柱
下策天人治安庶幾傾否保泰適官吉士交遊賢豪遂
欲有所發舒即口語不能無上下而赤城黑鳥且逐
其側張子曰君子幾不如舍於是將母歸發所度書

可萬卷哦咏其中數年來自纂輯經史諸集外凡所著
篇什已一再成集矣今學士家刻意論譎輒閉門構思
方其經營慘淡人影攢絕而名山矜勝嘗味一鱗張子
日高起夜分後息起即坐書舍擁卷丹黃呼侍使繕錄
口占手注旁侍史六七輩不暇給奴急友聲書生故人
手扶冊問詢無用剝啄輒通坐恒滿四方人牘且咄
酬應而張子俯仰浩落未嘗踰時廢翰墨今閱茲集者
第見儀規都美慎靜尔雅復按節度字周情孔思欣此
良工敦琢抑知皆得諸廣坐對客談諧繁溷之下者乎

倘假之年申厥才志將脩頤問佐論思次則屈軼指佞
蹇：螭陞為一代名臣豈僅文章顯即文章龍門而下
張子曾不謂極方擬修宋元二史編輯本朝故實成一
家言傳之後世而竟止此天其謂之何哉然文章不同
祿位非狐鳥所能厄天下萬世自有知張子者如知張
子實不專以文章推則亦可無復問天矣

戴初士文序 陸培

勢變相激乃見俠烈豈不信哉辰龍之歲余嘗客燕往
來黃金臺每與海內賢士大夫深相結其高材生豪俠

士促膝交歡恐不暇也客遊益廣獨好典石陽黃商侯
交商侯智深勇沉名在公卿藉甚多計數慷慨好大畧
丞相大司馬執金吾之徒屏檠戟從車騎日我至門至
不得通留謁而去商侯非矜名高者余知其非常人也
時石齋先生就檻車徵至豫章却金金吾幕校尉從取
囊中錢先生苦貧無有幕卒以三木囊先生頭纏鎖割
刺益困苦之急而金吾法求為械繫使者率中錢大僚
小使百金廼許就道罪隸率倍息償之不如意則箠楚
格決辱詈交至方先生困急人或謂豫章兩孝廉一短

而薰一長而赤典先生無平生歡各輸其家半為先生營錢得二千金幕卒稍怠長赤者恐先生中齟齬者鳩日侍先生傳中卧起服食典俱石齋先流生北向全身待罪兩孝廉功多而所謂兩孝廉者何也一為吾客商侯而長而赤是宜豐邑人所謂戴初士者也初士任俠工文詞其所交皆名卿暨大父行好遨遊從歌姬健兒三十人轍跡遍天下細士不察猥以初士侈儼非經此初士重自愛烏可典流俗道哉慶卿在燕、太子間進車騎美女以順適其意慶卿終已不辭文信國性奢豪自

奉甚厚声伎滿前此等豈溺羣婢歌彼婦蹈昔人之戒哉良以異日冀得一當死忠孝之事標節烈之名所以用此身者甚重且艱則今日初士之声乐充下陳粉黛極趙衛誠不為過明年初士商侯計偕吏榮華闕自尋以往名通宦達建勲植節必兩孝廉也華元以于思著漢壽以髯稱子罕以黔黜晏嬰以六尺雄然則短鰲長赤遂成名臣豈不異乎

王逸季遺稿序 張士偉

逸季死而西弁燔遺文散弗收、得剗剗草創之餘二

百篇衷而得其十三刻有日矣桃源江禹疏以尊人之
令長洲也伶部中兩亾生合刻其遺文而并以逸季稿
屬予：曰是烏足以存逸季哉異日文厄通波逕悞已
甚竒服群吠未知向方逸季興淵獻困敦之間憫學者
之不達而師悖于是躬夷楚昧首振夏声祢毘陵而躋
鹿城典天下建鼓而趨之當是時也會藝之盛北盡江
東南極闔越喑鳴宿將莫不負矚矢當左禡以庶哉執
事之顏行逸季目瞬口讎人無不滿意去者而更徵材
他山之石舉已陳之芻狗簸之汰之自墨卷小題兩刻

出紙直湧而目界寬天下遵之廓如也故文之盛于今
也雖癸未諸公唱之于上亦由逸季導之于下唱者顯
收倚門學步者之情而導者嘿移人于語言色笑之間
而不自覺吳士之知向方則逸季大有造矣且逸季窮
不遇時而非不遇于文夫以一子衿執三寸之管奔走
彥會天下非其讚誦之師資之則以意見牴牾訾議之
者也為名者求一些訾議之不可得而逸季廣羅弘長之
中詎寧子衿而並逸季者夫有大成之風苗而不秀若
兩亾生者人怜之而人永之可也逸季方苞穎粟既實

又藉此區者著稱乎哉江禹疏曰若是胡刻也刻胡附必以官義也逸季而因大人以成名也余竊然曰逸季不大人乎哉明之制舉義唐之詞賦也左司湘靈紫微阿房應舉之美終唐氏指一二數而號為一世正宗者且白衣遷斥于尋崖莽江之濱即今詮唐音者能越李杜而錄餘子乎其附也以志思也無情而之情者文也有情而之無情者貌也今逸季將亾之手澤在是而舍曰不并行焉無是也予答是語已因手帙付賈人客從旁揶揄曰銳矣子之為逸季也即不藉此區

區者而直以此區也余曰是足傳矣業厚流光業薄流卑世有知逸季者終不越制義而問洪濛且逸季之行也實感異夢延壽感異夢而垂極筆逸季感異夢而謝綺言而卒之日月則相先後焉其得其失必有辨之者又不獨區制義爾也兩亾生為馮為文俱長洲人因禹疏屬逸季語及之

竹寓軒文集序

黃端伯

夫山水之趣生而有之非學所能益也然非宿於學者不能測高深之容虎兕蛟螭分王山川以為城郭宮室

友臣妾嗣子孫乃嘯呼風霧之中習而不察其趣殊也
今夫孝子之敬其親也猶以登高臨深為戒况其散焉者
乎禹水土伯益從東蹈海西涉流沙南渡江北窮朔漠
凡山川財賦人物神怪無不包舉而志之嶽：淵：直
與高山大海相配後世立言者宗之司馬遷從漢武帝
巡行足跡半天下故行文汪洋突兀有河傾嶽立之威
儀耳目之靈通於性命異哉潯陽文用昭家在廬山之
麓長江九派收之襟帶間遊宦越中風流日甚舟車所
至必載四方之山水以行過則游：則記傳神布景逸

興遄飛即禱之禹貢山海經太史公傳或不辨其為一
人為二人矣吾聞上帝秘書常以名山大川為寄禹藏
書於石室而子長欲留副墨於名山物之所始者終必
歸之天之道也潯陽有上霄峰與越之包山石匱相峙
文子之文至矣請以名山大川藏之

魏子敬遺稿序

文德翼

嗚呼死欲葬要離墓旁者非魏子敬耶有餉我以忠孝
集者終月不敢開視故余知子敬將十年而未嘗見子
敬一言亦不知子敬死之年月客有誦子敬與人書記

其末句嗚呼死欲葬要離墓旁者非魏子敬耶子敬何人魏塘忠節公之長子也記余庚午上京師次涿鹿客賣漿家時夜半雪深三尺然菽秸支土床割屍臂引濁醪甚不適也有一黃鬚奴裸身而來余曰寒否摩腹以對此中有三升醞賢于裘袍重疊矣余笑而飲之甫盡觴而仰天大哭不已余愕其莽男子病狂也忽告曰若知一魏公子乎方其父之被逮也公子徒跣至我家父去矣公子忽死，而又生呼曰天乎父乎時安馬往公子又死，之明日又生晝伏夜行十餘日公子乃來，

不敢声息日伺於途暮有自城上至者傳公已死公子仆於地而又死若知一魏公子乎是奴復仰天大哭不已嗚呼當時士大夫豈不貴于此黃鬚耶何盡視子敬為疫鬼而黃鬚乃作魯朱家也嗚呼此黃鬚者豈讀忠孝集知子敬能為文章者耶何典賣漿家事而有此副急淚咄咄逼人子敬有弟曰子一者刺血再上書為父兄請卹天子聖書比之蕃膺而子敬亦配食百世嗚呼子敬真得死所矣吾師元公先生讀子敬之遺稿評曰胸中磊磊形于筆墨之間吾意其人尚在也余受而

刻之笑要離無文

重刻羅文肅公集序 艾南英

有明文章之盛莫盛于太祖朝劉文成宋文憲王文忠陶姑熟輩不獨惟幄議論佐神聖文武佑啓後人之謨烈而文章一事亦遂為當代之冠至于蘇平仲高季迪解大紳方希古或專以詩文或兼有節義後先二祖之世雖由草昧開天士崇實學不惑乎流俗苟且之見亦由唐宋大家之流風餘韻典型未遠洪水而後文章浸衰矣楊文貞王文成雖卓然自成一家而兩公以相業

事功不專名文章風矩所激後進無由覩其標指一時文章之權無所主持於是弘治之世邪說始興至勸天下士無讀唐以後書又曰非三代兩漢之書不讀驕心盛氣不復考韓歐大家立言之旨又以所持既狹中無實學相率取馬遷班固之言摘其句字分門纂類因仍附和太倉厯下兩生持北地之說而又過之持之愈堅流弊愈廣後生相習為腐剗至于今而未已天佑斯文篤生豪傑南城圭峰羅文肅公當邪說始興之時矯俗自立力追古大家體裁當時以為直逼柳州天下後進

讀公之集始知刻厲為文不襲陳言不厭薄韓柳以為可師者皆公之力也易曰碩果不食其公之謂歟公没且百年為北地之徒者日歸於腐敗而公之文愈著天下言文之士由當代而溯韓柳氏者必以公為小宗然後知後世之公論作者之精神有以致之也公所為文在翰林應酬之作為多較之宋文憲方希古蘓平仲輩雖編幅謹嚴稍遜前人之寬博至其冥思入微命詞遣意境界一新其師摹得力自柳子愚谿諸記而來即起方宋于九泉未敢多讓加以力持風節嘗救言官諍外戚之獄為吏部侍郎因羣盜竊發疏請早建儲貳以繫屬人心家居却寧庶人餽遺盖方正學之風節大庖西封事之遺槩庶幾似之予既序選公集列之有明大家而復因其元孫栗士之請序其全公集刻盱郡刻南國子監此本較二刻稍備近武進尚書淇澳孫公復有選本然吾不樂其與北地並推也

蓮鬢閣集序

徐世溥

黎子美周迦陵集詩二百四十一首明月集四百二十九首丙子長安往還道中詩一百二十五首余共刪訂

之為詩七卷賦二十篇摠名之曰蓮鬚閣集閣黎子讀書之所也以閣名之猶以草堂集名李杜詩也余幼狂簡詩三百篇獨好誦七月東山蕪葭大東數章于文好子長子瞻賦好宋玉相如江淹詩則李太白自餘多所不讀四方投贈充何束置不覩往來為僕婢竊去最上閱一篇止矣癸酉始得黎子詩讀之如春風駘蕩夏雲崔嵬如坐百花雜聽簫韶美人劍客翺動左右于是俛仰歎息自恨其不如也才難久矣當神祖時天下文治嚮盛若趙高邑顧無錫鄒吉水海瓊州之道德丰節袁

嘉興之窮理焦林林之博物董華亭之書畫徐上海利西士之歷法湯臨川之詞曲李奉祠之本草趙隱君之字學下而時氏之陶顧氏之治方氏程氏之墨陸氏攻玉何氏刺印皆可與古作者同敝天壤而萬歷五十年無詩濫于王李侏于袁徐織于鍾譚是固未可與古並論者至如扶風昌黎少陵明允永叔文章聖矣猶不得以才子稱乃今獨見美周自太白以來一人而已史稱漢孝宣時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其工技諸餘無所考其文

明文海
學則固無孝武世之長卿子長矣今皇帝綜核名實遠
過漢宣而政事法理之臣未有如魏丙廣漢翁歸之屬
足以副勵精者即技巧工匠亦無復顧陸方程之儔蓮
鬚閣集出明之詩賦軼宋元矣噫嘻知更幾千百年復
有如黎子者出哉

博依堂文集序

陳弘緒

文章不能典時代高下而文之至者要非時代之所能
限匪獨不能限之已也戰國無司馬子長東漢無韓退
之晉魏無蘓子瞻蓋又有後起而凌跨乎前哲者焉王

元美曰子長不絕也其書絕矣千古而有子長也亦不
能更有史記元美之意徒慨嘆于西京以還封建宮殿
官師郡邑其名不雅馴而又以史記之書蒼莖最尚書毛
詩左氏國策韓非呂不韋乃能獨絕元美之言似也然
遂謂有子長亦不能更有史記則誤矣夫古今作者要
皆各有獨至之處以傳於無窮固不在于區區名物象
數詞章字句之間退之子瞻之同乎子長而子長不能
挾之以自異者恒在此不在彼且以元美之言論之封
建宮殿官師郡邑當其時狎聞之則常易世而或更其

明文海 卷之三十五 四
號馬未見其陋於曩昔是故今之交泰仁智猶古之未央儲元也今之順天河間猶古之京兆扶風也至于史家之體勢不能不臚列前人之載籍然灌夫竇嬰游俠貨殖諸傳未嘗有尚書毛詩左氏之採錄也今其傳又豈出於五帝紀齊魯世家之下哉夫世患無子長設有子長出焉一切名物象數俱可以鞭驅而點染之雖猥鄙如使酒罵坐之事典夫市肆簿帳之料俱可以錯綜縱橫而成風行水上之文有子長何憂無史記之書哉夫退之子瞻不屑以沿襲見長故其能為子長也者廼

其不為子長者也元美非勦拾櫛比或遂不能操觚乃以勦拾櫛比而求子長子長之亡久矣無怪乎輕後世而崇往古囿于時代而卒不悟也與予友方密之以特拔之才崛起桐陂浮山間所著鏡歌橫吹吟嘆楚詞諸曲居然建安元嘉以上而五七言古近各體亦復不減開元大厯頃更得其古文讀之鞭風霆而決江河捕龍蛇而搏虎豹見者羣而說之曰密之洵一時之異才矣予以為密之乃今日之子長也一時異才何足以盡密之夫元美之勦拾櫛比或者推而置于退之子瞻之上

是必于鱗子與之徒阿私所好則然若乃頡頏退之子
瞻於子長著作之庭苟能深心讀書者未或病其過當
然則予之擬密之于子長也遇深心讀書之士知不以
予言為阿私也明矣閱密之之文者其幸勿于區區名
物象數詞章字句而求之也乎

卓珂月藥淵蟾臺二集序

曾異撰

余與卓子珂月皆為時義而不易售者也夫為時義則
時義耳為不易售之時義則學為易售之時義耳嗚呼
然而詩歌而古文辭奚為且夫今天下之人才帖括養

成之人才也今日之國家亦帖括撐持之國家也吾現
三歲取士名為收天下豪雋當事者舍經義而外弗閱
再三試闈牘偶有通達慷慨之士不以為觸犯忌諱而
不敢收則謂是滯淹老生反不如踈淺寡學者庶幾為
髻秀當時之彥夫人士皇々祿養不幸處今日而應制
之策論之表之判且不可為况嗚々然而詩歌而古文
辭此與博奕好飲不顧父母之養者不幾臧穀之亡羊
乎雖然古鬱々不得意之流且有不得已而至于飲醇
酒近婦人者矣珂月之失意未至如古人之甚然在人

士中則亦不可謂之得意者也卓子之為詩歌為古文辭無乃醇酒婦人之類乎哉夫明，不朽之業使人士不敢為而相戒為飲酒博奕之類者時為之也且使人士不得而為之而愴然自喻于醇酒婦人之類者亦時為之也且夫飲醇酒近婦人在今日富貴利達之士大夫以為是得志而不可不為之樂事此夫事之極猥庸而不足道者也然出于千古之英雄則借以行其痛哭憂畏而消洩其無可如何之感憤愚嘗謂酒色鄙事今古人亦不相及若此然則醇酒婦人倒行而借用之則

亦窮愁而著書之類也故夫離騷天問者屈子之醇酒婦人也說難孤憤五蠹者吃公子之醇酒婦人也史記者司馬子長之醇酒婦人也雖然之二者有異焉夫沉冥酒色與夫立言著書固皆不得意而窮者之所為然而飲醇御女者此古人極苦之心不出此極樂之事則蹴，無所之者也苦而苦者也著書立言者此古人極苦之心而行以極樂之事翱翔而無所不之者也苦而苦者也夫窮愁著書其說始於捐相位之虞卿子吾謂虞卿之窮愁不係於相位之捐與不捐也使虞卿不得

行其意而鬱于卿相之尊則其穷愁也更甚於是舍
 而去之据古撫今縱心獨往放愁埋憂此如羈人怨婦
 幽閉一室忽而脂車秣馬涉水登山極目所之而幽憂
 去矣嗟夫若虞卿之類者穷則穷矣而其立言著書者
 乃其不穷于穷而行乐于牢愁之鄉者也故夫屈子之
 書怨極矣不極怨則不極樂吃腐之書憤極矣不極憤
 則不極樂使此數子者而不為離騷不為說難不為史
 記則其穷而無所之當更有甚于求死不得者又安得
 不出于飲醇酒近婦人者之所為哉夫飲醇御女此古

人極苦之踪而今人倒用之以行樂著書立言者此古
 人極苦而極樂之事今人沉穷愁著書之說而但見古
 人之苦然則今人事為古人欺讀是集者勿為卓子
 所欺焉可矣

此古者有侯方域按山事遺集序得古樂論以知古序序其良具
 為今古正希子能古世能學以家或序四古五福

[Faint handwritten text in vertical columns within a bordered frame]



